



酷刑图：锁铁椅子



酷刑图：木凳酷刑



酷刑演示：毒打



酷刑演示：打毒针

沈阳第一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残暴手段

【明慧网】沈阳第一监狱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平罗镇育新路三号，由原沈阳第一、三、五监狱合并重新组建，于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一日整体搬迁至此，是辽宁省非法关押和最严重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多年来，监狱根据“上级邪党”的指示，为实现其“百分之百”“转化率”，采用各种残酷的手段折磨法轮功学员。

1、郭春占被酷刑折磨致牙齿脱落、皮肤坏死、多种器官衰竭，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辽宁兴城市围屏乡茶家村法轮功学员郭春占先生被兴城市高家岭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枉判四年。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三日，郭春占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一监区迫害。

二零一一年三月七日晚上，在“严管队”郭春占被关“小号”十二天、遭毒打、戴刑具被铐在老虎凳三天三夜，脚被杂役犯弄伤。三月二十三日，狱警大队长吕维国带着几个狱警把郭春占叫到了楼上办公室，操起电棍开始电击他；在屋里的警察也一同下手，从头到脚电了个遍，电了很长时间；直到郭春占被电的不能动弹，再用手铐铐上，用布勒住嘴，押回“严管队”。到了“严管队”后，扒掉内外衣，戴上刑具，铐在老虎凳上三天三夜。后又被关“小号”四个多月，期间又被两个监区队长（一个姓孔）用电棍电击全身。二零一一年七月十三日，郭春占从“严管队”回监区。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狱警副大队长吕维国把郭春占的嘴用白

色帆布袖标塞住，再用胶布封住；等把嘴里的东西拿掉时，郭春占满口牙齿松动，上下牙床长起了血泡。

二零一二年三月十五日，郭春占被弄到门窗事先用黑布遮挡的提审室里，两个管事犯人把他按在铁椅子上，铐住手脚，吕维国用电棍电击，有时用一、二根电棍，有时用多根电棍一起电，这样一直被电了三天三夜，他的左手心、手指肚被电击成两半，右手背被电焦糊。除了恶徒们吃饭，电棍充电外从不间断；这期间恶徒们还用电灯泡照眼睛、用小太阳烤脸、冷水浇头、野蛮灌食等手段折磨，还用硬质饮料瓶灌上水击打脑袋。

第四天，吕维国指使犯人王刚把瓶子灌满开水塞入郭春占的后背，两手往后按着郭春占使后背皮肤与水瓶紧密接触，瓶子里水凉了再换另一瓶，两个热水瓶轮换着烫，烫的时间长短、烫到什么程度，由吕维国掌握。犯人把装满开水的热水袋塞入郭春占的屁股底下烫十多分钟，然后又把灌满开水袋子塞入，大约有十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才罢手。郭春占的后背、臀部、肛门、股沟等处皮肤全被烫烂。三月十八日的后半夜，郭春占从铁椅子上被放下来时，已不能走、

不能站、不能蹲，大小便失禁；奄奄一息的郭春占被送医院，经救治后，被直接背回监舍；赤裸着身体趴在床上，不能翻身，这一趴就是两个多月。郭春占两手肿的象皮球、手指不能动弹；吃饭得靠人喂、大小便靠人搀扶，背部与臀部淌着脓血，床单、被子上粘的全是脓血、烂肉；换药时大多数由看管的犯人给换；有时医生过来看看，让看管的犯人用螺丝刀起结痂，还说给你做手术；每剥掉一次都是血肉模糊。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坐不下、站不稳、走不了、伤口还没有愈合的郭春占被押送到十九监区（高戒备，“严管队”前身）严管；十月三十一日，监区长宋长德把郭春占叫去办公室让他“转化”；郭春占拒不“转化”，被包夹犯人毒打，又被铐在老虎凳上。包夹犯人孙有才，不但大打出手，还用风油精抹眼睛，用棉签通鼻孔，用打火机擗肋骨，用约束带死勒心脏部位。

二零一三年下半年，郭春占走出监狱时，后背皮肤坏死、牙齿脱落、出现多种器官衰竭。二零一五年四月三十日凌晨三点，五十多岁的郭春占含冤离世。（转下页）

李尚诗在沈阳第一监狱长期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吐血而死

二零零四年四月二十日，盘锦市兴隆台区法轮功学员李尚诗先生被绑架，后被枉判十四年；先后被劫到盘锦、抚顺、沈阳等多个监狱迫害，遭受各种酷刑折磨和超负荷劳役迫害。一次，李尚诗绝食抵制迫害二十八天，期间被固定在死人床上遭强行灌食，插管时胃被弄坏。

二零一零年六月，在沈阳第一监

狱，他被狱警用电刑、长期关“小号”折磨；当时监区队长董贺轩伙同狱政处长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李尚诗等三名学员实施饿饭、不给吃饱，不允许家人探视。

二零一二年八月，监狱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转化”任务，李尚诗被劫到高戒备监区强制“转化”，多次残酷折磨，数次被“熬鹰”

折磨，最长的一次被铐在老虎凳上，连续“熬鹰”十七个昼夜。高戒备监区坏的出名的杂役犯人孙有才使用各种残酷手段迫害李尚诗。为了折磨被铐在老虎凳上的人，孙有才发明了一种阴损的手段：强行脱光人裤子和内裤后，用刷厕所便池的硬毛刷刷人的肛门，待出血时，用辣椒油拌上清凉油（也可能是风油精）涂抹在人肛门伤处，在别人的痛苦嚎叫中，孙有才寻求刺激。

有一次，李尚诗被手脚抻开固定在地环上，杂役犯找来棱角分明的石块，不断塞到他身下。寒冷的冬季，他被绑在有水的冰冷地面上长达一个多月。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李尚诗在高戒备监区突然大量吐血而死，时年六十五岁。◇



（接上页）

2、奚常海被折磨瘫痪，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沈阳市沈北新区财落镇财落小学体育教师奚常海先生在家中被沈北新区公安局国保大队绑架，后被沈北新区法院枉判十一年；二零零九年，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二日，奚常海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讲述了监狱里受迫害的情况：

二零零九年，我被关押在沈阳第一监狱城，刑期十一年。从此，我在那人间地狱般的环境中度日如年，饱尝了冤狱之苦。在监狱中，长期在黑暗潮湿的监室内，见不到阳光，长期坐小板凳，屁股的肉皮坐破一层又一层，到现

在肉皮（皮肤）还高，是黑色的。狱中不许家人接见，后期即使接见了，时间短还有监听，这种高墙内的痛苦，使我的身体严重受损。我被迫害得出现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脑梗、肾衰竭、眼睛看不清东西、行走不便等，只好坐轮椅。我曾经几次晕倒在监狱里。

二零一三年，已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的奚常海得以“保外就医”被抬回家；二零一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奚常海含冤离世，时年六十八岁。

3、刘孝明五次被关“小号”，遭毒打、扔到雪地里冻、刨脑袋酷刑折磨，出狱后死亡

二零零三年三月一日，抚顺市葛布街法轮功学员刘孝明先生被恶警绑架，被枉判九年后被劫到

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在九年的冤狱中，刘孝明一直不穿囚服，不背监规，坚决抵制邪恶的一切迫害，五次被关小号；在小号里，犯人往饭里撒尿、吐痰，被毒打时地板条都打断了；一早晨被抬着送严管，他高呼法轮大法好，被用抹布堵嘴，扔到零下二十多度雪地里冻、用脚后跟刨脑袋，当时被刨昏死过去。

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刘孝明出狱后一直在病痛的折磨中；二零一七年七月三日，时年六十六岁的刘孝明含冤离世。

4、高雨民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昏死九天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原阜新市公安局刑警队警察高雨民被彰武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崔海峰等绑架；二零一四年三月

十四日被非法判刑五年，上诉后改为三年半；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七日，他被劫到沈阳第一监狱迫害。

在“严管队”高雨民脸被打变形、被电棍电击下肢；被狱警用菱形胶管抽打脑袋。他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被野蛮插胃管，造成胃出血；他被施以酷刑，难以坐卧；在第九监区，他被迫害的起不来，只能用两只手撑着身体在地一点一点挪动；送到沈阳七三九医院检查，“胃肠粘连严重”。

二零一七年，在高雨民冤狱结束前两、三个月，他被监狱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昏死了九天。

高雨民出狱时，监狱和阜新市政法委把他劫到阜新市中心医院；半个月后高雨民被接回家。现在高雨民智力低下如三~四岁孩童、生活不能自理，时而抽搐。